

阅时光
Reading time

尤四姐
作品

透骨

TOU
GU

爱你入骨，透骨而生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尤四姐
作品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透骨 / 尤四姐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7.2

ISBN 978-7-5306-7191-7

I . ①透… II . ①尤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4869 号

3

责任编辑: 魏 青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230 千字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33
第三章	069
第四章	105
第五章	147
第六章	185
第七章	219
番外一	254
番外二	260



第一章

1

初春惨淡的日光透过二楼的方格彩绘玻璃照进来，斜斜打在土耳其地毯上。客厅里很静，只有座钟运转发出滴答的声响。

公馆外的街道上不时传来脚踏车的铃声，“铃……铃……”的一长串，划将过去，像湖泊里抛进石子，震起微微的涟漪。一个年轻的嗓音带着苏白可怜兮兮地哼唱，“栀子花白兰花，先生小姐买一朵……”渐走渐远，余音袅袅，最后剩下苍白的轮廓，没有实质的内容。

旋转楼梯上走下来个人，高跟鞋踏着胡桃木地板，不急不慢地莲步轻移，边走边往下探看。

沙发上的高个子男人还仰在那里，军帽扣在脸上遮住了眉眼，看不出是梦是醒。她抱着胳膊过去，似笑非笑的一双凤目，眼波流转。轻轻地一瞥，自有三分娇憨。俯下身腰唤他，“二公子，这一觉睡得蛮长咯，太阳快落山了。我看你太太也不爱过问你，啧啧，作孽！还是留在我这里算了……”

仰着的人终于揭开帽子，飞扬的眉峰，冷漠的嘴唇，一张英气逼人的脸。抬腕看看表，长出一口气，把手覆在眼睛上。

她在他对面落座，交叠的腿从旗袍开叉处婉媚的敬伸，姿态美好，可惜吸引不了他的目光。她也不甚在意，拢了拢弯曲的刘海道：“怎么不说话？吃了枪药一样过来，来了倒头就睡，把我这里当旅馆呀？唉，你和你太太又怎么了？既然过得不开心，婚离掉么好嘞。天天吊芝麻油，吃得消哉？”

良宴对她那口吴侬软语置若罔闻，用人阿妈把他的外套拿过来，

他抖了抖，镶着国徽和翼型标致的排扣相撞，哗啦一声脆响。同没有家累的女人谈婚姻是多余，他转过去，慢条斯理地整理肩章，扣上武装带，把佩剑别到带扣上。

她伏在沙发扶手上扭身看他，把自己拗成一个S型，“我和你说话呀，装聋作哑什么意思啦？”

“你的话太多了。”他戴上帽子不耐烦道，“我记得咱们曾经有言在先，不该过问的不过问，你忘了规矩，卿妃。”

美人立刻凤眼翻飞，这个人无情无义不是第一次，虽然习惯了，但还是觉得有点失望。怎么说呢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阐述却又极易理解。在他单身时有过几次肌肤之亲，他给她钱，她供他消遣，仅此而已。不过露水姻缘也是姻缘嘛，虽然趟数不多，他在她这里避世她也没收他钟点费，还不是看重他这个人吗！

她探手打开茶几上的烟盒，极漂亮不羁的一串动作，把一根细细的“哈德门”叼在红唇间。鎏金的打火机点了烟，吸上一口，徐徐地吐出来，“亏你一心一意待她呀，关于南钦的流言我又不是没听说过……”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，最后把话含进了嘴里。

他神色阴郁地盯着她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卿妃窒了下，才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他的忌讳。他和他太太关系不好，但是很奇怪，他在外面一直非常维护南钦，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许别人直呼，好像叫了一声就侮辱了人家似的。他不是不在乎那房夫人吗？其实到底怎么样，他自己心里最明白。应该是狠狠地爱着那个女人吧！嘴硬的男人分明不讨喜，但他还是有那种魔力让女人神魂颠倒。并不因为他是冯克宽的公子，也不因为他的军衔。一个花名在外的公子哥要褒奖无从说起，可是细思量，又浑身上下全是吸引力。就像死灰中间窝着一方燃炭，火光通红，不容忽视。

她毕竟懂得察言观色，要在圈子里混，得罪他总归不好。一时愣神烟灰落在旗袍上，她忙噙嘴吹开，站起来晃着肩头顶他一下，半真半假地揶揄：“啊哟，堂堂的二公子，玩笑开不得了，难为情哦？好了



好了，我什么都没听说，这总行了吧！”把茶几上的白手套拿起来双手奉上，笑道：“眼看天暗下来了，太晚回去好像不大好的，哦？”

他没有再搭理她，接过手套戴上就往门前去。花园一角静候的副官立刻驱车迎上来，到了台阶下让司机停住，下车后马靴后跟“咔”地一并，毕恭毕敬替他开了车门。

他是飒爽的身形，穿着戎装的样子越发俊俏。卿妃送他到车前，竖起胳膊，一手手肘搭着另一手手背，指头冲他弹琴似的撩了几下，“二公子再会噢，想人家了再来噢！”说着哧哧一笑，“要是不方便的话，老地方见面也是可以的。”

冯良宴瞥了她一眼：“今晚你有演出，我让人送花篮过去捧场。”

“你不来吗？”她似乎很期待，转而想想又不对，拨了拨那头卷发说，“两个不行的，起码要五个，帮我撑足面子。”

他没再说话，弯腰进了车里。

车子驶过霓虹初上的街头，他开窗向外看，暮色中一辆电车迎面过来，车厢里塞满了下班回家的人。也许辛苦一天早就被抽干了灵魂，个个木着脸，数不清的行尸走肉。

前座的俞副官转过身问他：“二少是去官邸还是回隋园？”

俞绕良十五岁派到他身边做副官，是四个地勤校官里和他最亲近的。不在公值上习惯叫他“二少”，这些年来都没有改变。俞副官口中的官邸是真台大帅府，自从他结婚就已经搬离那里了。不过隋园离真台不远，他母亲又惦念他，他汇报军务之余每常留下吃饭，有时也会留宿。

将要入夜，外面的气温很低。冷风从窗口灌进来，刀子一样割在脸上。街头人多，车子行进得很慢，能清楚看见往来穿梭的报童和卖烟女郎。他靠着靠背，手套压住半边脸，哑声道：“回隋园。”

俞绕良道：“是！”接着说，“周小姐的花篮我已经订了，大舞台开场前让人送过去。”

捧歌星的花篮做得相当精美，当然价格也不菲，五个要十块现大

洋，简直有点像宰人。冯二少在女人身上花钱从来不畏缩，俞副官却忍不住肉痛。造价太高，他觉得犯不上。那位周小姐如果是绝色倒罢了，事实上长得还不及家里少夫人一半美。全赖那一身媚骨，讨男人欢心这点上确实占优势。要说二少并不是这样流俗的人，他也看得出他待那些女人三心二意。花出去的钱无非是不动感情的代价，他心里在乎的始终只有少夫人吧！

汽车轧上电车的轨道，略微颠簸了一下。窗口飘进来一股甜糯的香气，热腾腾的桂花味。良宴探身往外看，街边上有人卖糖炒栗子，汽油桶做成的煤球炉上架了口大锅，挥舞着铁铲在石英沙里翻炒栗子，正炒得热火朝天。

“停车。”他突然喊，很快开了车门出去。

俞绕良有些意外，慌忙跟下去，看见二少退到一个摊子前，买了一袋栗子捧在胸口。

南钦爱吃栗子，当初留洋时想念家乡的味道，他跑了几条街才在华人区买到。大概是心境不同，中国的小吃在美国总不及想象中的好，她快快吃了几颗就扔了，从此再没有提起过。

纸袋里滚烫，蓬蓬的热气翻卷蒸腾，一波波拍在他的下颌上。车子复往隋园方向行驶，今天是周末，本来应该有个愉快的假日，可是他却从家里出来了。至于原因他也闹不太清，中午喝了点酒，恍惚记得和她有些口角，总之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——和他们之间的心结比起来，根本没有什么够得上要紧一说。

车开进隋园大门，在喷泉旁边停下来。家里的用人出来迎接，他下车的时候还把栗子拎在手里，问：“少奶奶睡了吗？”

吴妈说：“少奶奶用过饭，早早就睡下了。”

他微一顿，有些嘲弄地笑了笑，把纸袋子随手递给了吴妈，“去做盘栗子烧鸡，我还没吃饭。”

大厅里灯火通明，军靴踩在地毯上寂寂无声。他走到楼梯口向上张望，犹豫了一下才举步上楼。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，他慢慢走过

去，面前那扇红木雕花门紧闭，仿佛割断了所有的感情和联系。他略踟蹰了下方去拧门把手，以前试过很多次，每次都是锁着的，今天却很奇异，居然让他拧开了。他知道她绝不可能故意给他留门，多半是忘了。

他闪身进来，床头的灯还没熄，房间里充斥着淡淡的光晕和香味。他伸手搭在床架子上，从床尾看过去，她侧身躺着，沉沉一头乌发铺满整个枕头。他转到她对面，默不作声，就那么静静打量她。她闭着眼，浓密的睫毛覆盖下来，让他想起大哥家妙音常抱在怀里的赛璐珞的洋娃娃。小巧的鼻子，嫣红的嘴唇，还有灯下近乎透明的皮肤……初见她时惊为天人的震动，到现在都没有忘记。

只是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越走越远，到现在咫尺天涯，实在叫人沮丧。

2

南钦向来浅眠，稍稍的一点动静都能惊醒她。先前头痛，吃了药就躺下了，心里还记挂他没有回来。后来精神不济，不知怎么就睡着了。

隐约听见脚步声，睡迷了，浑浑噩噩以为天还没黑，是用人进来探她。谁知一睁眼，看见他在面前，她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窗帘太厚看不见天光，她往墙上瞥一眼，快七点了，时候不算晚，但是她毕竟已经睡了，睡下了就不太喜欢他进她的房间。

她扶额起身，“你回来了？吃过饭了吗？”

良宴在梳妆台前的天鹅绒方凳上坐下来，拍了拍膝头褶皱道：“我吃不吃无所谓……这么早就睡，不舒服？”

南钦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这个人总是这样，吵架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。他可以若无其事，似乎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，你忽视他，他也不把你放在眼里。

她恹恹地下床倒水喝，经过他面前，丝质的睡衣轻飘飘从他手背

上滑过，像个拿捏不住的梦。他往后靠，脊梁狠狠抵住梳妆台边缘的棱角，有些疼，但疼得鲜明。他说：“明天是尚谦和德音结婚的日子，中午让曹副官先送你过真台，我把署里的事安排好了再来。”

德音是他同母的妹妹，新郎姜尚谦是他的校友，也是陆军总司令姜道彰的四公子。冯姜是政治联姻，这个年代上流社会里纯粹为爱结合的实在少得可怜。南钦怔怔的，她和良宴如果现在还能和睦相处，倒也不失为一桩美谈。她的出身并不耀眼，父亲是清末的道台，后来复辟失败郁郁而终。她那时还年幼，无父无母只好投奔姐姐，然后辗转出国，遇到了他……终究齐大非偶，即便他排除万难娶了她，最后他们的婚姻还是出了问题，并且不可调和。

她踱到靠墙的高案前倒水，捏着杯子转过身来，落地灯在他背后，把他的身影投射到玻璃杯上。她对着那个模糊的影像出神，半天才唔了声。他有很强的掌控欲，给她画个圈只允许她在他限定的范围内活动。像明天的婚宴，德音打电话来说很紧张，希望她早些过去。他明明知道的，非到中午才让副官送她，实在让人无奈。

“明天家里没什么事，我也担心母亲忙不过来，等你走了我就过真台去。”她把水杯搁下，转过脸，不再看那杯里的倒影。

良宴却说：“明天人多，去得太早乱哄哄的，有什么意思！母亲那边有二太太她们帮忙，你就不要去凑热闹了。”言罢又一笑，“婚宴来宾都是成双结对的，你一个人，不觉得寂寞吗？”

寂寞是可以习惯的，南钦扯了扯嘴角，“没有结婚的小姐必然也有，雅言和汝箴她们都在，我有什么可寂寞的。”她抱了抱胳膊，初春的夜里还是很冷，她下床没有披晨衣，背上有些寒浸浸的。当他的面进被窝总不大好意思，便有意支应他，“要是没吃饭，让吴妈吩咐厨房给你置办。恕我不周了，人犯懒，不想下楼去。”

他极慢地点头，“你就是这么做太太的，丈夫没有回来，你却可以睡得很踏实。”

南钦屹然站着，语气却放软了，“良宴，我现在不想吵架。时间差



不多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！”

他把帽子摘下来扔在梳妆台上，似笑非笑地望着她：“我今晚就睡这里。”

南钦心里一跳，他们结婚一年，分居却有十个月。她不欢迎他，他知道也认可，今天突然变了，有点无理取闹的意思。

良宴一直留意她的表情，她眼里的光从最初的惊讶渐渐变得清冷。她大约以为他是随口一说，他也问自己是不是认真的。他的本意确实是想挑衅她，如果她除了漠视他还有别的反应，他反而更能接受。可是她把他当成一蓬烟，一团空气，这让他的自尊心大大受挫。他走出去是有头有脸的“二少”，是空军署的“总座”，在家里却像个孤苦伶仃的鳏夫。

他的脾气不大好，虽然已经一再忍让，到底还是被她触怒了。她越是不愿意，他越是要迎难而上，他抬手解领口的扣子，冷而硬地发话：“以后不许锁门。”

南钦往后退让，并不想和他争辩：“那我去客房睡。”

他抢先一步堵住了门：“你以为我只想睡你的热被窝？你这样守身如玉，为的是谁？”

他把门重重关上，说出这句话，觉得胸口的疼痛大大疏解了。像是把肺里的浊气都挤压出来，终于可以松快地喘息。

隐忍了那么久，他和她斗，和自己斗，努力克制对她的爱。他心里的苦闷说不出口，他有不凡的出身，曾经活得太肆意张狂，她的出现是他醉生梦死里唯一的救赎。可是婚后一次朋友间的聚会，打开了这段婚姻里不幸的缺口……那些不说也罢，他叹口气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他曾经想过带她去法国，远远离开这里，把这里一切的人和事通通砍断。然而不现实，他们之间的问题横梗在心头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依然存在。

南钦很忐忑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吵过了赌气出去，在外面待到入夜才回来，回来了就要在这里留宿，他把她当成堂子里的粉头吗？

她不愿理会他斗气的话，说起这个实在让她尴尬，不过是年少无知的遐想，如今竟成了他拿捏的死穴。她自己也负气，既然彼此没有信任，很多事她也不想再提及。她没有什么可辩解，也没有什么可告饶。他要闹只管去闹，只是可惜了当初的一门心思。

她进退维谷，看着他把衣服脱得只剩一件衬衫。靴子远远地扔到墙根。他光着脚过去把门反锁上，拔出钥匙冲她晃了晃，“别想走，冷的话就上床。不怕冷，你愿意坐一夜也无妨。”

他进浴室，把门关得砰然作响。她怔忡站着，他找准了机会就来寻她的事，她感到厌倦又沮丧。没办法，只好打开柜门抽出条毯子来。和他同床共枕似乎已经很难了，她拿毯子裹住自己，羊毛细细的纤维透过睡衣扎在肉上，有种刺痛的温暖。

浴室里水声哗哗，她挪过去替他整理衣裤。军装是呢子的，挂起来后很平整挺括。她细细地把衣襟抻好，才发现袖口的铜扣少了一颗。他有个习惯，松了的扣子即便没掉也要预先扯下来装进裤袋里，免得以后找不到。原本老家的教条规定了，女人是不作兴掏男人口袋的，只是她想替他缝起来，少不得就要动上一动。

男人的裤袋很宽，她手小，探进里面有点杳杳的。他的口袋里从来不装钱，俞绕良就是他天然的皮夹子，所以当触到两张单票时有点好奇。拉出来看，花花绿绿的印刷，上面有五个加粗的铅字，写着“东方大舞台”。

她把票托在手掌心，心直往下沉。他在婚前的名声她也有耳闻，年轻的少将，有花团锦簇的前程。风月场中厮混惯了，红颜知己少说也有一个排，大舞台的台柱子就是其中之一。

浴室门上的把手突然响动了，他从里面出来，原本还在系浴袍的腰带，看见她捏着那两张票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淡淡望着她。

她平静地把票塞回去，手伸到袋底，终于找到了那颗小小的翼型扣。她垂着眼说：“你别误会，我看见袖口少了颗扣子。”

他在床沿坐下来，撑着两臂往后仰，视线绕过床架子看她：“那两



张是十八号的门票，你不是喜欢玉玲珑的锡剧吗，那天有她的演出。你不愿意和我一道去，让雅言陪你也行。”

她没言声，坐在梳妆台前翻找针线盒子。良宴觉得耐心快用尽了，她宁愿在那边浪费时间也不愿和他一起睡吗？他过来拉她：“这些活让下人干。”见她披着毯子更觉不快，用力扯下来扔到一旁，“真打算对峙一夜？我劝你省省，三贞九烈拿来对付自己的丈夫，就是告诉你姐姐，她也不会夸你做得好。”

南钦挣扎起来，他的力气很大，钳制住她，勒得她手臂发麻。她咬着唇一味地往后错，越缩他拽得越紧。她终于忍不住呼痛：“明天要回真台，你想上晚报头条吗？”

她是很容易留下淤青的体质，不小心磕着碰着，马上就是触目惊心的一大片。他下这样重的手，婚宴上小报记者不少，很可能被大肆渲染一番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他这才意识到，也是自己太心急了。忙不迭地松开她，撩起她的袖子查看，果然那皓腕上有一圈红红的印子。他对这种痕迹很熟悉，刚结婚的时候情热，在她脖子上吻得重一些，稍过几个小时就会变紫，害她大热天还要穿高领旗袍……他也不想这样，谁让她这么犟！他懊恼归懊恼，在她还没来得及退让的时候打横把她抱起来，一下子抛到了席梦思床上。

3

她不是那种懂得乔装自己取悦男人的人，可是不经意的一个动作，一个眼波，就足以叫他无法自拔。中午的那点酒劲早在卿妃家的沙发上消耗完了，他现在很清醒，知道自己渴望什么。他娶了这个女人，过的仍旧是独身时的日子。孤枕难眠，又不愿再像以前那样放浪，他莫名其妙成了婚姻虔诚的信徒。

现在想想，自己简直有点傻。那么多次了，每次都以为她会派人留意他的去向，至少在他回来后询问一下他身边的副官。女人不是

善妒吗？他就是要让她知道他在别的女人那里消磨时间，如果她还有心，她总会吃醋吧？会难过吧？可是没有，多么奇异，一次都没有！他早就看透了，她的爱不及自己付出的十分之一。因为她心里有别人，嫁给他，是多方权衡的结果。她仅仅是需要一个家，或者说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
他在她急欲起身的时候压上去，却不敢用太大的力，“又想跑？跑到哪里去？”

南钦没有娘家，她无路可退。良宴知道她的弱点，她是旧家庭出来的小姐，受的本来是老式教育。姐姐送她出国时说，要把她托付给在美国念书的好友，这个好友就是冯良宴。一个不会英文的女孩子，初到国外人生地不熟，很多地方都要依靠他。相处虽不算热络，感情总还有。后来结婚，她也一心一意同他过日子。新婚的头两个月真的很好，她不善于表达，但是知道爱情多于感激。可惜他看不透，他开始对她诸多埋怨，即便不说出口她也能察觉。

她力气小，那点抗拒不过是螳臂当车。她只是觉得屈辱，他总不着家，每常听说他和某某名媛相携出入什么场合，听多了人变得麻木，心肠也会变得更硬。所以当他想吻她的时候，她把头侧了过去，说不要。

她没有大喊大叫，可是这种冷淡的姿态更伤人。他顿住了，那小小的身躯被他覆盖住，即使他们的身体交叠在一起，即使他们的嘴唇刚刚相距不过两公分，心的距离始终都是那么远。

良宴觉得失望，他根本就是在自取其辱。一个不愿和你有纠葛的女人，怎么再强迫她做那种事？

他颓然倒在一旁，两个人各怀心事，分明的同床异梦。平复了半天转脸看她，她背对着他，瘦弱的身形蜷缩起来，看上去无比可怜。良宴只得腾挪开，扯起被子让她进去。

南钦实在冷，也知道要打发他不容易。如果干熬一整夜，只怕明天的婚宴出席不了。她是个知情识趣的人，没有娘家做靠山，自己腰

杆子不硬，当初进冯家，很受良宴母亲的挑剔。眼下德音婚礼这么大的事，要是缺了席，唯恐惹得婆婆不高兴。所以也不管那许多了，他掀了被子她就钻进去，依然不肯面对他，照旧侧躺。

良宴坐着有点犹豫，最后还是躺了下来。按理说遭受这样的冷遇，早该拂袖而去了。也不知怎么，这回却按捺住了。也许是太怀念以前，身边有个人，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说不出的安心和踏实。分房十个月，还是没有忘记新婚时的感觉。他跟着她的方向侧身，突然觉得就在他背后看着她，似乎也不错。

她轻浅地呼吸，肩头在被子外面微微起伏。他不自觉把手探过去，那片织锦缎睡衣是暗水纹的，疏疏朗朗地镶上几朵绿叶衬托的花，很温雅的颜色，却还是扎痛他的眼。他的手略一顿，拐个弯去牵她身上的被子，拉高一些，把她齐脖盖住，然后关掉了床头的灯。

黑暗里的两个人都冷静下来，看不见彼此，反而更放松。墙上挂钟滴答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估摸有半个钟头吧！南钦一个姿势保持久了难免僵硬，刚想舒展舒展筋骨。还没来得及行动，一只温暖干燥的手探了过来。不似往常的莽撞，这回是小心翼翼的。找到她的胳膊，顺着往下寻见她的小指，和她紧紧勾在一起。

南钦有点惊讶，良宴的性格里温情占据的成分很少。他是学军事的，AEW&C（空中预警和指挥）和AAW（防空作战）说得头头是道，却从来不对她说情话。追求她时一味的张狂霸道，她早已经习惯了。现在的小动作不合常理，让她紧张之余，又莫名的心酸。这样的人，爱不得弃不得，委实令她困顿。她咬住唇努力克制，泪水还是模糊了双眼。很奇怪，似乎只有摒除了外界干扰，他才会让她感动。真要是这样，多希望他们是瞎子是聋子，不听不看，也许就能长远走下去了……

一丝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，南钦睡醒他已经不在了。她下意识摸摸床的另一边，还是温的，他应该还没有出门。虽然没什么事

发生，一大早见面还是有些难为情。她在被窝里磨蹭了一阵才起床，梳妆完了换好衣裳下楼，走到楼梯拐角处，赫然发现他还在，戎装笔挺，正背着手在大厅里踱步。

想躲是躲不掉的，他抢先一步看见了她，帽檐下的脸没什么表情，淡淡道：“睡醒了？杵在那里干什么？下来！”

她只得硬着头皮下楼，怕显得不自然，故意搭讪：“你还没走啊？”

“嗯，等你。”他随口一应，仿佛原本就应该是这样。

她穿一身青花丝绒旗袍，二月底天还微凉，外面披了件花呢短斗篷。打扮虽素净，但那旗袍裁剪得极好，她又是窈窕的身段，腰臀间的曲线掐起来，两手一扣就能扣个大概。

南钦担心他又要挑刺，忙道：“今天是德音的大喜日子，我甘当绿叶。”

他吊起半边嘴角，“绿叶轮不着你来当，我冯良宴的夫人，何至于沦落到那个地步！”

他拍了拍手，门外的副官托了三只大礼盒进来，往茶几上一放，行个军礼又退了出去。南钦没有动手，她摸了摸耳上的珍珠耳钉：“这种场合穿洋装好像不大合适。”

他坐下来揭盒盖，打开里面的宣纸，拎出一套黑地攒红旗袍来。掐丝镶滚、鎏金蝴蝶扣，看样子是祥泰公司的最新款。另两个盒子里装着珠羔披肩和高跟鞋，都是用来搭配这身衣裳的。

“去换。”他简洁地说，“我还要去空军署。”

南钦皱了皱眉头，他浪费这么多时间，就是为了检查她的着装吗？不可否认他的眼光很好，但是这么打扮，是不是太艳丽了些？她看他一眼，想和他打个商量，可是他低头点烟，根本就不理会她。南钦叹口气，无奈进了衣帽间里。

良宴等得很有耐心，看她穿他挑中的衣服，本来就是一件绮丽的事。南钦明明有得天独厚的资本，却从来不懂得善加利用。所幸他有



发现美的天赋，知道怎么妆点她。他等着她惊艳亮相，一株直而通透的水仙，过年时包裹上红纸，不是比迎春更美三分吗？

鞋跟的嗒嗒声由远及近，他抬头看过去，眉心一瞬便舒展开来。南钦就在那里，身材自不必说。披肩拿钻石胸针别着，半袖旗袍下露出一双如玉的小臂。那娇脆的轮廓被绣上了明丽的一笔，竟美得有些不近情理了。

他心满意足地审视一番，又到她身边看她的手腕，果然青紫的一圈。早就知道会是这样，还好一个早晨能办很多事。他从马裤口袋里掏出个半圆形物件来，“戴上这个，我就不会上头条了。”

南钦不明所以，见他把两块镂空的金片分开，那连接处似乎有机簧，轻轻一扭就变成了个镯子。她正赞叹这个设计，被他拉过手，像警察给贼上手铐似的，咔的一声就把她铐住了。

这镯子宽约两寸，正解了燃眉之急。良宴愉快地长出一口气，回过身到沙发扶手上取手套，一边戴一边嘱咐她：“早些去也没什么，多陪陪德音就是了。其他事一概别管，自有下人打理。”

他的护食在真台是出了名的，不许别人支使她，即便他们跌跌撞撞走到这一步，也还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。这点上南钦很感激他，他的一意孤行很多时候替她解了围，让她在冯家能够有立足之地。

她送他出门，下台阶的时候他的步子突然慢下来，回头道：“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你姐姐和白寅初的官司打完了，他们现在已经正式离婚了。”

南钦猛听见这消息愣了下：“怎么离婚了……”

“据说南葭得了不小的一笔赡养费。”良宴别过脸看东方的太阳，颇有些嘲弄地哂笑，“五万现大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天文数字，但是南葭的手面你知道，架得住多长时间消耗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”他又回过头来深深望着她，“寅初和她离婚，是寅初赚了。今天的婚宴他应该也会来。”

南钦说：“我只想知道南葭现在人在哪里，她离婚了怎么没有给我